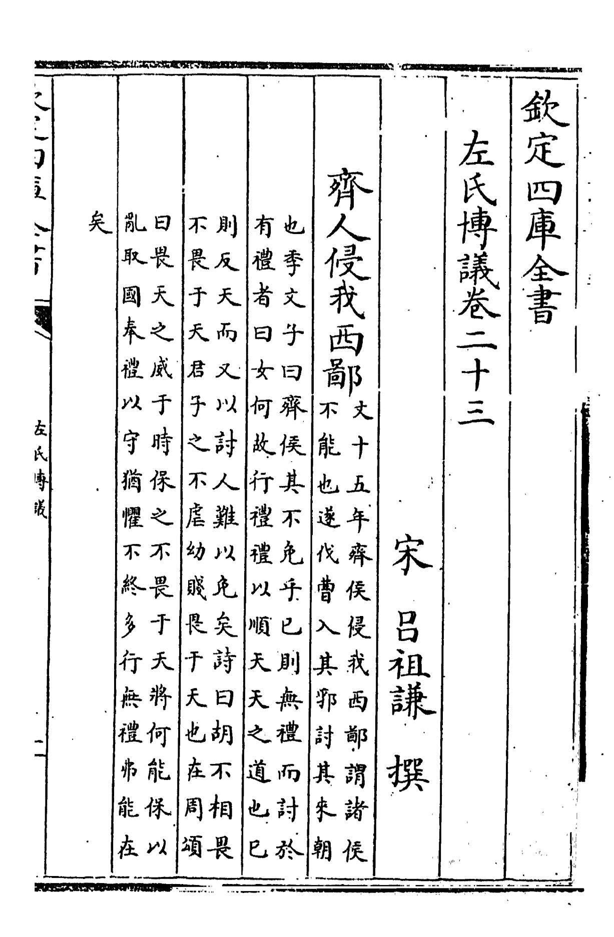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左氏博議卷二十三

宋 呂祖謙 撰

齊人侵我西鄙

文十五年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言在此而觀在此者衆人之觀也言在此而觀在彼者君子之觀也兩訟在庭甲操券契乙奉質劑聱牙撑拒健吏閣筆不能下他日偶視故府之牘適聽道路之言罅開節解舉無遁情牘豈豫為此時設言豈特為此事發哉邈乎不相涉而其證甚的寥乎不相及而其諭甚親吾知其說矣無心之言其言真無心之見其見定是故觀言有術略其專而察其旁堅白乎求之惠鄧清淨乎求之老莊刑名乎求之申韓耕稼乎求之陳許規規

然自局於簡冊之内而不敢騁君子謂之俗儒取守之論儒者之所争而未有知其所由始者也自叔孫通陸賈之徒進説於時而逆取順守之説賈時時前説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浸淫於天下後之人雖争之强辨之疾終莫能泝其源而拔其根殆觀其專而不觀其旁之病也盜發於秦盜獲於吳衆人不察之地可不少留意耶齊懿公伐曹入其郛季文子非之累數十言其辭雖不一大要皆為

懿公發也吾讀其語至於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然後知秦漢取守之説其所從來遠矣文子之言本論伐曹偶及於取守寓意而非造意泛言而非立言從容遊談忽不自知判取守為兩事吾是知逆取順守之論濫觴於春秋而襄陵於秦漢也吾請置叔孫通陸賈之徒而獨與季文子辨取守一道也源涇而瀾渭根猶而葉薰古無是論也取守之論其分於春秋之際乎吾於文子之言有見也百年禮法之家不幸而子弟欲敗

其家猶必徘徊猶豫半出半入未敢奮然遽行其意彼其意禮法未遠其心猶有所畏也堯舜禹湯文武以來取以是守以是未嘗斯須去禮前聖後聖相付甚嚴至於春秋列國正其隙方開之時故文子之言猶若有所憚者既曰以亂取矣以禮守矣復繼之曰猶懼不終一語開之一語閉之一語招之一語麾之前語方脫口而遽汲汲於自贖豈非取守之論方分而文子之心猶有所未安者耶時寖遠論寖廣至於隋唐之際所謂逆取

順守弄文墨者往往道之晏然不疑若誤記以為六籍語者尚奚言哉此吾所以獨與文子辨而切意取守之論起於春秋之時也唐太宗並緣此義手戕二昆_{太子建}殺成齊王元吉臨朝而無愧色第貞觀之治前代鮮居其右者世俗遂謂文子之言猶信胠篋探囊而揖遜守之謂之工於守財則可謂之勇於改過則不可為盜者棄其所攘然後不謂之盜逆取者捨其所取然後不謂之逆安有身擁盜物而自名順守者乎吾是以知取守之無二

道也

楚大饑庸人帥羣蠻叛楚

文十六年楚大饑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澨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窻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鯈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子越

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豐歉在人而不在天强弱在人而不在地歸豐歉於天閉口而俟死者也歸强弱於地束手而就亡者也是故天時雖歉以人而豐地勢雖强以人而弱强弱豐歉之權係於人而已楚地跨南服威令行於諸侯自蚡冒以來羈縻百蠻以長繩而鞭箠之雖輿臺隷人莫不氣吞駃古之君長歲小饑饉庸人率羣蠻而叛之正如蚊虻撲緣何足介意而一國駭懼聚謀徙都仰視庸濮岌如泰

山之將壓慄慄危懼朝不謀夕當是時楚國封疆豈削於前輿賦豈減於舊哉特主謀者弱雖封疆輿賦之盛不能使之強也及蔿賈之言一發大小老稚皆有奮心自廬以往振廩同食見氣之盈而不見困之竭見師之飽而不見歲之饑潰蠻滅庸四境如掃嗚呼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蔿賈未謀也則楚以強爲弱蔿賈既謀也則楚以歉爲豐無其人則山川形勢地雖與之而不能全有其人則運饋糧餉天雖奪之而不能病人之權重矣

哉或曰楚之是役有盧戢黎之兵有子揚窓之謀有師叔之謀有子越子貝之旅合衆智萃羣力用集大勛豈専蒍賈之功歟曰至難回者天下之勢是勢一回則風驅雷動雲飛川決雖僬僥厎施亦皆鳴劒抵掌赴功名之會故回大勢號爲天下之至難有張良以決鴻溝之追則參勃信布之徒不可勝用也項羽自知少助食盡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羽解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諫遂用其計五年圍羽垓下楚地悉定有邳彤以決河北之留則弇异漢恂之徒不可勝用也世祖從薊

還失軍欲至信都彤乃選精騎迎世祖與世祖會信都世祖雖得二郡之助而兵衆未合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彤曰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勢非計之得者也世祖善其言乃止

天下患無張良而不患無參勃信布天下患無邳彤而不患無弇異漢恂當楚人策畫未定之際使無蔿賈之一言退自竄於版高之墟則雖有數子之智勇不過崎嶇草莽間其有匹夫之決者不過先狗馬填溝壑耳賈也昌言於庭抉楚國顛仆之勢而起之偏國中勃勃皆有生意淬戈礪刃惟恐見敵之晚雖無數子豈無能

辦此者乎戰於外鼓於中籌於上用力愈佚受賞愈醲

昔之治兵蓋未嘗无次第於其間也

鄭子家爲書告趙宣子 文十七年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十一月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名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

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无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儵唯執事命之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為質焉

井有餘潤圃者不爲之增畦車有餘載馭者不為之增槖天下之理惟厚於養而薄於求然後可以相待而至於無窮先王之有天下也分地分民以建諸侯圭焉而朝鬯焉而食輅焉而趨鼐焉而燕臺其門觀其闕秋毫皆君賜也雖旦薦幣而暮奉遺猶不足以荅天地大

德而先王制為五服六年一朝之典夫豈欲佚諸侯而驕之哉蓋在我者常欲有餘在彼者常欲不足使諸侯養其忠而不得盡展蓄其力而不得盡施此所以傳百世而無不軌不物之患也晉於鄭何益哉嘗建置其社稷乎未嘗也嘗擁立其君長乎未嘗也雖時有涓滴之惠然干戈相尋德不償怨彼其所以龜塗著道君臣相望於晉之郊者豈得已哉特畏其力焉耳晉人猶不饜其多求於鄭鄭不勝其求移書以直之晉人氣褫神奪

僕僕然行成遣質惟恐不及以大國之尊而下行小國之事甘受屈辱而不敢辭葢求之太盡固有以招之也周不能歳朝諸侯而晉則能之晉之拊循諸侯過於周則可乎然則執訊之辱不發於鄭亦必發於他國也過任之事父不能得之子無已之求君不能得之臣況倶號為諸侯者乎雖然晉楚倶大國也鄭介晉楚之間者也鄭之於晉其抗辭以對者葢非一端如壊館登陴争承問後之類行行然每不肯為晉下至於事楚則異是

矣飭車而朝走幣而使惟恐少忤其意敢抗辭以對者殆無幾何其勇於晉而怯於楚乎曰晉中國也可告語者也楚蠻夷也不可告語者也鄭有晉憾猶敢訴焉至於楚則不敢訴而敢叛二者孰為得失哉以迹而論則楚恭而晉倨以心而論則晉親而楚疎人徒見鄭之君臣入楚之境貌恭心肅遂以為畏楚入晉之境辭費説煩遂以為慢抑不知為晉楚謀者寧受其畏乎寧受其慢乎必知所去取矣諫疏不至於朝訴諜不至於府晏然

請謚號為無事以晉楚之事挌之無乃猶有可察者乎

邴歜閻職弒齊懿公文十八年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舍爵而行

事有出於常情之外者非人之所不能及則必不能及人者也肘腋怨讎腹心仇敵曠懷大度高出於常情之外夫豈常人所及哉智不踰於常人而欲為非常人之事則必愚者也闇者也發禍以示盜者也決隄以俟溺

者也跣足於雄虺之榛而裸身於餓虎之蹊者也至於姦雄凶猾之人每持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語睚眦之怨必削株拔根無噍類乃止彼豈不知含洪光大為盛德事哉葢思其上者慨然以為不可學至其下者𩰚然以為不足學也齊懿公奪閻職之妻刖邴歜之父而復親近二人者與之狎昵卒屠其軀意者懿公豈不分菽麥者耶則戕君竊國機略初不在人後乃於人情易見之利害舛錯如此世未有知其說者抑不知懿公之事

他人視之若不近人情而懿公實未嘗不用其情也彼懿公身為公族而弒其君於其父子親族之間亦已薄矣至於宗族殘忍鷙暴慭然無情推已之情而謂人皆然此其所以日親歜職而不料其果於復讎也人怪懿公之不近人情而不知懿公之禍正坐以已之情而度人之情也請以太子劭之事實之劭與弟濬俱謀逆潘妃者濬之母而劭之所欲殺也劭將殺其母而親其子疑若非人之情抑不知劭濬之情同於悖逆元嘉之變

潘妃既戮而濬之附劭有加於前兄梟弟鏡何其異軀而同情也（南史宋文帝紀）商人之待歜職正如劭之待濬自謂人皆如已不復置疑此吾所以推懿公之禍正在於用情也吾考傳之所載二子既戕懿公舍爵而行略無所憚而又切有所感焉當懿公謀逆之時貸粟之際曲澤私德偽聲虛譽營丘之民奔走而歌舞之故能以支代宗而竊其國居位未幾以凶虐而殺其身向日之受其姑息者竟無一人仗戈以赴其急推刃之人緩步出郊

略無所憚至於是然後知區區之小惠果不足恃也齊懿公罪惡貫盈本無足責吾特表而出之以為好行小惠者之戒

襄仲殺惡及視及叔孫惠伯立宣公註在十七卷

天下之亂無形者不可討無志者不果討無助者不能討合是三無亂之所以成也匿機閉鍵覆阱韜戈城府高深不見纖隙是謂無形視國傳舍視君奕棋小寇不訶大寇不禦是謂無志膽壯形羸志強勢弱孑然孤立

莫救危亡是謂無助發於彼者有形立於我者有志資於外者有助亦何姦之不消何難之不平哉宜消而長宜平而傾此君子之所以深嗟而屢歎也叔仲惠伯之禍吾嘗三復其事而悲之惠伯受遺輔政履危疑之朝固當蚤警暮戒大布耳目剪荊棘於萌芽之始殪虎兕於蠕動之初雖深譎沉隱之謀猶必鈎考而披抉之況襄仲親以殺嫡立庶之計顯語惠伯不訊而承不索而獲是天發其姦賜惠伯以討亂之機也惠伯撫機不發

見亂之形恬不為備意者惠伯沉浮婟阿無狥國之志歟惡視之難殺身就義凛然不負其意謂惠伯無狥國之志者誣也有狥國之志而見逆國之形是宜忠憤俱發百舍一赴如注坡馬如縱壑魚如解縚鷹靡容晷刻之緩顧乃束手待斃噤無所為殆惠伯困於無助畏襄仲之多助而不敢發也襄仲所恃為助者獨齊耳出姜實齊女而子惡齊之自出也齊所以不顧其親而從其請者特以襄仲專政欲以親魯耳惠伯若亟遣使於齊

援姻戚之義明利害之數以感動齊侯則齊未必不翻然改計益棄至親之甥而即甚疎之人齊必不為也捨已立之君而待將篡之賊齊又不為也墮救患之名而取黨姦之謗齊又不為也惠伯儻如前所陳以曉齊侯則齊知子惡有惠伯為之內主又知襄仲不能專魯之權則安肯捨此而助彼乎襄仲既失齊助則塊然几上肉耳僑如倚晉傾魯氣益一國晉人朝悔而僑如夕走成十六年惠伯誠能厚結齊驩以孤襄仲之援吾見臨淄之

擅未反而東門之室已虛矣釋此不為乃捐身命甘與草木同腐此君子所以深為惠伯惜也嗚呼襄仲泄謀於人在法當敗公室連姻於齊在法當親惠伯可討不討而使襄仲轉敗為成可附不附而使齊侯變親為怨雖有區區之心何救龜玉之毀乎是以君子惡徒善

季文子出莒僕 文十八年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出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

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

魯道衰而權移於季氏議者徒見其專權之禍而不見其竊權之由吾讀左氏書至季文子出莒僕之事然後

知季氏竊權之始葢在此也權君之所司也堂陛甚高扃鐍甚嚴操柄甚尊豈人臣能一旦徒手而奪其權哉必有隙焉然後能乘之必有名焉然後能假之必有術焉然後能攘之吾於莒僕之事未嘗不三嘆文子之險且譎也宣公簒立大臣未附國人未信其權未有所屬此千載一時之大隙也以季子之富强投其隙而攫取其權誰曰不克然取之太迫則君不安於上民不厭於下雖刼而留之其權終有時而還故因莒僕之事借其

名闕其術嘿收一國之權於掌中而人不悟深矣哉文子之謀也莒僕弒君竊邑宣公不惟納之而又欲封之是固羣臣之所當爭也文子託去惡之名改君命而使司寇斥僕於境外以嘗試宣公意以謂君茍怒我耶則吾固可自附於忠憤愛君之徒君茍聽我耶則魯之大柄自是歸我矣退不失譽進不失權君有從違我無增損其自為計乃如此自古之盜權者皆覬成而惡敗益成則受大福敗則蹈大禍未有如文子之計不幸不成

猶不失蹇諤之稱者其為計可謂高出古人之右矣既而宣公果慼於史克之對終莫能詰一時上下皆為所眩君嘉其直人誦其忠而不知國命已移於冥冥之中更千百載觀者猶以斥莒僕為文子之美莫有辨其為竊權之始者

吁死諸葛可以走生仲達諸葛亮與司馬懿對壘渭南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出亮卒于軍中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司馬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領軍退不敢逼於是楊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

死姚崇可以筭生張說姚元崇將死戒其子曰疾果不

救則以吾平生好玩所寶置於張丞相彼得之當為吾作神道碑既而張說果受其子獻而為之撰其碑後既覺乃曰死姚崇尚能以計中生張說孰謂既死之文子餘欺遺譎尚能欺千百歲之後乎至其後世子孫取卞城費舞佾設撥之類狠縱之迹若泥中之鬭獸益得文子之粗者也吾詳考史克之對歷數莒僕之罪言雖指僕而意譏宣公宣公負篡弒之惡實魯之僕耳聞克之言其顔能無泚乎克內則陰中宣公之隱以脅之外則盛稱文子之功以誑之一脅一誑押闔箝制真季氏徒也然克之辭浮麗

今靡學者或咀其華而忘其實吾請摘其妄以示之克首稱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罔敢失墜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嗚呼行父尚記文仲之教乎前日襄仲之難嗣主受弑無禮於君孰大於是行父乃恬若不見者文仲之教何在也不鷹鸇於襄仲而鷹鸇於莒僕可憐哉克之繆妄不情若此類甚衆姑發其一以告學者使無惑焉

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 文十八年宋武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

亂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遂出武穆之族使公孫師為司城公子朝卒使樂呂為司寇以靖國人

武氏之族以曹師伐宋

宣三年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身後之愛憎可以驗身前之臧否聞其名而共慕之見其嗣而共恤之是人也必有遺愛在民者也聞其名而共詆之見其嗣而共疾之是人也必有遺釁在人者也故是非善惡之辨必至於子孫而後定以朱之淫而賓

於虞見尚書以盈之材而亡於晉見晉語非尚論其先果何以致之哉宋昭公之無道也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衆叛親離而殞其身者也人亡而虐不亡骨朽而惡不朽其平日之所踐歷猶將削其迹而去之况所謂子孫者豈有措足之地乎然武氏道昭公子而為亂雖不克成然餘殃流毒更三四年而後息使宋人果憾昭公則耿然弱息焉能揺民心傾國勢震盪讙動一至於此殆未有知其説者也生而向死而背者世固嘗有是矣昌

嘗聞生則厭之死則懐之者乎彼昭公果何以得此於民哉君天也民之於君固有不可解於心者昭公雖無道然嘗託在君位矣君民之間葢自有不膠漆而固者前日之怨豈民之本心哉物有以廹之鈇焉鉞焉則怨桁焉槢焉則怨畋焉游焉則怨臺焉囿焉則怨至於身没之後鈇鉞槳桁槢朽畋游弛臺囿荒前日之怨㝠然空然墮於眇茫漫不見蹤跡氷泮則水生塵盡則鑑徹怨去則思來斯民始怵惻悽慘追惟疇昔君臣之義見

其遺嗣惻怛興憐故姦宄乘之猶足疑誤羣聽此真民之本心也惜乎怨在身前思在身後昭公親當今日之怨而不及待他日之思此其所以履危亡而莫救歟當昭公將弑之際徬徨四顧無非仇敵塗窮勢極自赴阬阱抑不知民心本未嘗忘昭公特奪於殘虐不暇思耳使昭公奮發悔悟改前之爲則民將移其身後之思於身前向之鴟鴞皆鸞鳳也向之堇葛皆參朮也向之碪質皆几席也向之仇敵皆姻婭也遷善之門翻手可闢

適治之路舉足可登乃延頸待斃自謂無策愚矣哉

左氏博議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左氏博議卷二十四 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械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王元勛

左氏博議卷二十四

宋 呂祖謙 撰

晉不競於楚

宣元年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晉又會諸侯於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於楚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下流固惡之所歸也舉夏之惡皆歸桀舉商之惡皆歸紂雖有龍逄比干之徒持一簣而障橫流終莫能遏其

歸也君子不幸而立暴君之朝蹙頞疾首坐視其君為惡之所歸而不能遏則有之矣怙亂肆行推惡於君忍以其君為歸惡之地者是誠何心哉晉靈公之不君固衆惡之所歸也侈以敗國貪以失隣皆靈公之實惡而非所謂歸惡也吾獨怪荀林父當時號賢大夫伐宋之役亦取賂而還浸失鄭之助而成楚之强意者迫於靈公之暴而不得騁邪則林父是役秉鉞專征本非有所牽制也固宜指弒君之罪以明大義於天下顧乃怵於

小利遷延退却林父非不自愛重者胡為而甘受貪惏之名也哉其心必謂靈公之貪侈聞於天下吾雖受賂而罪諸侯必以罪靈公而不罪我幸有靈公以為歸惡之地固可借靈公自解以逃巽懦苟得之責此其所以取賂而無所憚也不然則林父前嘗事襄公矣何為而不取賂邪後嘗事成公矣何為而不取賂邪不前不後而獨取賂於靈公之朝者蓋襄成失德不聞於諸侯於是時受賂則惡名必歸於已至於靈公則素負貪侈之

名宜林父得以嫁其惡也左氏載晉失諸侯不競於楚之由亦不過歸罪靈公之侈初無一言罪其臣果不出林父之所料則林父之為謀亦密矣嗚呼莊蹻為盜於楚而楚之盜皆託之莊蹻莊蹻宜得此名者也已實為盜而歸莊蹻以盜名者是亦一莊蹻也莊蹻楚威王時為將靈公為惡於晉而晉之惡皆託之靈公靈公宜得此名者也已實為惡而歸靈公以惡名者是亦一靈公也況林父被服名教習知君臣之義而忍為此其惡殆甚於靈公

矣𪇰𪇰昏出鵂鶹夜號乘闇妄動物多有之吾不意林父亦為此態也或曰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古之人固有自毀而分謗者齊管仲安知林父之不為此邪曰謗可止而不可分分謗所以增謗也君有失猶望臣正之君有過猶望臣規之苟同君之惡自謂分謗上下相濟混然一體則復何望焉一君之侈縱民且告病諸臣又為侈縱以附益之民何以堪乎是其於謗不能分之使薄適以增之使多也一炬之火災尚燎原鬱攸蓬勃或者乃

分為數炬欲以殺火之勢有是理乎故曰分謗者所以增謗也

鄭人獲狂狡宣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戰於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狂狡輅鄭人鄭人入於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

君子之與邪說辨也不得已也爾字嵬瑣一世皆傾辨之則吾道存不辨則吾道喪此其勢不得不與之辨也世皆知其非而吾猶辨焉是得已而不已也然天下之

患每自不辨始一粟在地有時而生一說在世有時而行彼其說雖淺謬狂僻夫人皆知其非然要有是說存於世今日棄之安知他日無取之者乎今日鄙之安知他日無慕之者乎君子徒見始之人不彼信也遂不復置之齒頰閣抑不知是說在世自根而芽自芽而葉浸長浸興日以滋大百年之外數傳之餘終必誤人而後止吾是以知邪說果不可使有也宋襄公持不重傷不禽二毛之說以敗於泓僖二十二年舉國皆咎之其說不足

以移人可知矣裹糧坐甲固敵是求非我殺彼則彼殺我當是之時反欲縱敵以為仁其迂暗至此尚足與之辨乎況國人皆知咎公必無肯蹈其覆轍者是襄公之說適以自誤而不足以誤人固君子之所不必辨也三四世之後乃有狂狡者生長於宋聞襄公之風而悅之大棘之役與鄭人戰不忍鄭人之入於井倒戟而出之反為鄭人所獲袒襄公之餘論自取俘虜然則襄公之說近不能移當時之國人遠乃能誤後世之狂狡是知邪

說不足以惑當時者未必不能惑後世君子之與邪說辨其可以當時之從違為斷乎凡天地之間有是物必有嗜之者有是說必有從之者動人之物不必真動人之說不必異昌歜羊棗品凡味劣更千百年未嘗得俎豆於柤梨橘柚之間忽有嗜之者至終身不能忘文王嗜昌歜曾晳嗜羊棗異端邪說之在天下固有鄙陋乖誤不足以欺愚眩衆者然安知世無偏好獨嚮若狂狡之於宋襄乎吾是以益知異端邪說果不可存於世也自道術既裂

異端邪說起如蝟毛所聞者可得而攻所不聞者烏乎而攻之所見者可得而攻所不見者烏乎而攻之今欲禽獮草薙使無一說之存於世難矣哉曰是不難其本在正人心而已孟軻氏出與諸子辨獨痛舉楊墨一二家以例其餘同時如列禦寇莊周者未嘗問也同時如申不害商鞅者未嘗問也同時如鄒衍公孫龍者未嘗問也孟氏豈縱敵為吾道累哉蓋人心一正則詖淫邪遁之辭殲蕩無遺固不待歷詆而徧攻之也一日既升

羣陰皆伏一雨既決羣物皆濡牖牖而燭之畦畦而溉之則天之為天也葢勞

鄭伐宋囚華元宣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於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入於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

天下之情固有厚之而薄薄之而厚者不可不察也子弟與鄉人皆在席觴酒豆肉必先鄉人而後子弟豈人情固厚於疎而薄於親乎蓋疎則相責故不可不與親則相恕故可以不與其待鄉人物至而情不至所謂厚之而薄者也其待子弟物不至而情至所謂薄之而厚者也凡人情相與至於無間則用之不懌置之不愠予之不辭奪之不怨曠然相期於形骸之外夫豈以薄物細故而遽為向背哉華元殺羊食士而其御羊斟不與

人皆以為待羊斟之薄吾獨以為待羊斟之厚焉元之意豈不以斟為吾御幾年矣左執鞭右奉轡旦則皆出暮則皆入險阻寒暑升降驟馳無不與吾俱相悉已深相信已熟今日饗士吾肘腋同體之人豈計一杯羹以為輕重姑及疎者遠者可也羊雖不及然親厚之意固已踰百年而豐五鼎矣斟不知㝷其意而徒欲㝷其食忽戾勃興驅車趨敵投華元於死地覆喪師徒而不顧元待之以君子之心斟報之以小人之行非特負元乃負

國也議者或謂元御下寡恩以起羊斟之怒吾觀元之為人樂易慈祥之氣温然可挹其免於囚虜而歸再與斟遇猶慰解勉勞若恐傷其意者下至隷役之嘲譙亦逡廵退避而不校則元豈寡恩者哉元尚能恕斟於既為變之後乃不能撫斟於未交兵之前無是理也此吾所以論元之待斟蓋厚而非薄也然元亦不能無罪焉日與斟周旋不知其肺腑猶以君子待之一罪也簞食豆羮見於色之人乃與共載託於死生二罪也情意未孚

而遽忘彼我示無間三罪也明不足以燭姦誠不足以動物何適而不逢禍哉惜乎華元有君子之資而未嘗學也

晉趙盾侵鄭

宣二年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於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於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楚滅若敖氏

宣四年令尹子文卒鬬般為令尹子越為司馬蔿賈為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為令尹已為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於轑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為質焉弗受師於漳澨秋

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於臯滸伯棼射王汏輈及鼓跗著於丁寧又射汏輈以貫笠轂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

物以順至者必以逆覩天下之禍不生於逆而生於順劒楯戈戟未必能敗敵而金繒玉帛每足以滅人之國霜雪霾霧未必能生疾而聲色畋游每足以殞人之軀久矣夫順之生禍也物方順吾意而吾又以順覩之則見其吉而不見其凶溺心縱欲蓋有陷於死亡而不悟者矣至於拔足紛華寓目昭曠彼以順至我以逆覩停

筯於大嚼之時覆觴於劇飲之際惟天下之至明者能之鬬椒汰侈於楚師兵救鄭晉趙盾乃退師示怯以順適其意而益其疾椒也遂謂趙盾真畏已者憑恃其強肆為悖逆親集矢於其君之車以覆其宗盾投之以順而椒不覿之以逆殆非盾之能誤椒蓋椒之不能察盾也然盾之為謀者難察之中猶有可察者焉豪奴悍婢嚚頑狠戾闔室之人皆畏避之出而詈市人則必奮臂與之鬬蓋其威行於家而不行於市此殆易曉也椒之

跋扈楚人素畏之爾一出楚境與敵國遇則相視猶道路之人何為遽下之哉趙盾卷旆改轅未戰而却逡巡若有所懼者此理之不當然也理不當然而然其必有所以然矣椒於此曷不深致其觀乎謂晉封略不如楚則否謂晉謀臣不如楚則否謂晉甲兵不如楚則否反覆推考莫知其端是殆養我而納之於禍也牛羊犬豕醉於豢養身日腯而死日近椒趾方顱圓靈而為人乃坐受仇敵之豢養侈增貫盈自赴刀几亦愚矣向使椒

獨肆其侈不遇趙盾以養其惡豈遽至於此極乎曰意在於善凡所遇者皆養吾善之物也意在於惡凡所遇者皆養吾惡之物也豈必遇趙盾之設謀者然後能養其惡哉一雨露也一寒暑也梧檟得之以養其柯條荆棘得之以養其芒刺造物者何嘗有心厚梧檟之材而毓荆棘之毒歟咸其自養而未有養之者也椒苟意於善盾雖示弱而養其惡未必不逆覩其詐怵然儆懼而啓改過之門矣盾本將以養其惡椒反資以養其善殆惟恐遇盾之不蚤也

晉靈公不君

宣二年晉靈公不君厚歛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

天下之亂常基於微而成於著知微者謂之君子知著

者謂之衆人黍離之歎雖輿臺牧圉共悲之至若見銅駝荆棘於全盛之時則非知幾者莫能也晉靈公暴戾凶虐觴趙盾而伏甲攻焉人莫不以為駭君臣非敵國也殿陛非戰場也長戈大戟不用之於邊陲而用之於宴席弁冕毀裂俎豆搶攘是非可駭之尤者乎抑不知靈公素與爭臣為敵彼其殿陛之間化為戰場亦已久矣特其迹未著人不能深察耳靈公失政之初固已外其臣而讎敵遇之竊取用兵之謀而為拒諫之計隨會

將入諫屢進而屢不視是制之以静者也深溝高壘以待敵者也其在兵法名曰形隨會將進説迎爲悔過以塞其口是示之以弱者也甘言卑辭以誘敵者也其在兵法名曰聲形之而不能禦聲之而不能動兵法既窮則直搏戰而已此趙盾繼諫於隨會之後所以幽有鉏麑之賊明有獒獒之犫也心攻不下始以力攻心戰不勝始以力戰人見其既動干戈方矍然駭懼自識者觀之則靈公肺腑之内念念舉兵樽俎之上日日流血方

臣主相際都俞吁咈之時固已使之寒心矣盾也不知其君以仇敵遇已尚譊譊進說不止迄致伏甲之變何其見之晚也為盾謀者將奈何曰二國相怨一使可和二壘相持一騎可解豈有仇敵尚可通而君臣終不可通者乎情睽則君門萬里情通則萬里君門其相去一間耳君臣固有復通之理彼靈公之無道殆未易以常法論詎可責盾以必通哉是又不然靈公與盾本君臣特以疑阻而視之若仇敵耳若鉏麑與盾風馬牛不相

及操刃而來是乃真仇敵也其入門伺隙之際豈復有善意哉一見其戚服假寐形神俱肅戢毒斂忍寧毙其軀而不敢損盾之毫芒誠敬之動人也如是仇敵之真者猶可孚格況素號君臣暫為仇敵者乎使盾保養此敬立朝之際常如將朝之時未必靈公之意不回也平旦之氣真粹清明如水未波如空未雲如玉未彫如琴未鼓當盾盛服將朝之頃此時此境前追唐虞於既往後借洙泗於方來豈復春秋爭奪之世哉惜其出與物

接機械横生上不能救主失下不能免惡名同視平旦眞粹清明之地駟奔電逝而不可還矣雖然春斆秋槁者衆木之性也旦存晝亡者衆人之氣也喬松巨栢貫四時而柯葉不改其視春秋何有氣之得其養者昏晨晡昳混混同流亦安得旦晝之辨哉故出乎木之類者無春秋出乎人之類者無旦晝

晉趙穿弑靈公宣二年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鬬且

出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許悼公飲太子止藥卒昭十九年夏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手有高下故委輕重於權目有憎愛故委妍媸於鏡心有偏黨故委是非於聖人天下之所以歸誠委已惟聖人之聽何也至公而可以裁天下之不公也至平而可

以揆天下之不平也至正而可以服天下之不正也中天下而立並受萬世是非之訟天高海澄衆理自見不爲顔閔而損毫髮之過不爲跖蹻而增錙銖之惡苟持衡不定軒輕靡常則何以爲萬世公議之主哉左氏載趙盾之弑君託爲仲尼之言曰爲法受惡吾切意非仲尼之言也盾果有惡豈容其辭盾果無惡豈容其受操賞罰之柄者但當核其有無耳豈論辭受之地哉今言爲法受惡是盾本無弑君之惡作史者爲法而强加之

盾亦為法而勉受之耳寧有聖人肯許秉筆者輙加之
以惡乎聖人果許秉筆者加人以惡則萬世是非之衡
至是而撓矣法為罪設者也無疾則無方無罪則無法
若謂盾非弑君特為法而受惡則罪與法豈兩物邪自
斯言既出而趙盾之事始為後世所疑矣盾之弑君本
無可疑靈公之殞雖假手於趙穿然桃園之難不作於
盾未出奔之前而作於盾方出奔之後盾身朝出穿變
夕興盾若不奔穿亦不弑是弑君之由實起於盾穿特

為盾役耳使穿專弒君之謀則事捷之後當席其威而竊國靈何有於一亡大夫復推之秉大柄乎則穿之弒為盾而不為已明矣盾聞君弒而亟反不惟不能討穿又遣迎新君以固其寵是德其為已用而陰報之也卒為將犯陣及其成功必曰將破敵而不曰卒破敵奴為主推刃及其論罪必曰主殺人而不曰奴殺人穿既為盾弒君盾雖欲辭弒君之名得乎既不可辭何名為受董狐書之仲尼因之旨以正法而治盾之實惡不聞有

所謂為法受惡者也後世誤信左氏遂以為真仲尼之言迺謂聖人之筆固有名誅而實貸文抑而意揚者沿及許世子止之事亦意以其非親弑附之於為法受惡之義抑不知殺人之情有謀有故有戲有誤謂之殺則同也殺人之具有刃有梃有醪有藥謂之殺亦同也世有誤以藥殺人者等之於戕刼屠剥輩刑辟輕重固有間矣然不謂之殺人則不可許止誤進藥不幸而殺其君雖視商臣蔡般之惡相去不啻千萬至於弑君之名

安得而不與之同乎書其弑君蓋法所當然亦非所謂
為法受惡也左氏託為仲尼之言誤後世如此抑其間
又有甚紕漏者益知其非聖人之語焉董狐責盾之兩
言深中其肝膈之隱所謂亡不出竟者蓋責其遷延宿
留潛有所待以為與謀之證耳曷常謂在竟內則有罪
在竟外則無罪乎左氏不達狐之意復託仲尼之言曰
惜也越竟乃免審如是則後有姦臣賊子如盾者逆謀
既定從近關出俟於竟外聞事克而徐歸遂可脱弑逆

之名矣是為姦臣賊子畫逃罪之策也夫豈聖人語邪

晉成公為公族宣二年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其庶子為公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以括為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冬趙盾為旄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

興於治而廢於亂法之良者也興於亂而廢於治法之弊者也帝辛以暴侈毒天下炮烙刳剔之刑鉅橋鹿臺之賦叢然並起武王服事牧野首反商政還成湯太甲

武丁之彛典於一日聞向者淫虐之法悉芟悉鋤本拔源塞曷嘗深毒遺害以誘後之人哉至於成康之世雖欲除弊固已無弊之可除矣後世有弊之可除必前世除弊之未盡其美在後其責在前吾見惠帝除挾書之律然後知高帝之緩於儒術也吾見文帝除誹謗之令然後知高帝之緩於忠言也高帝代秦雖日不暇給他事縱未能盡革至於儒術之廢忠言之壅寧忍坐視没身而不問乎幸而惠文刋除其弊使亦如高帝之不問

則終四百年之業名漢而實秦矣後世因惠文之得而知高帝之失吾亦因晉成之舉而知文公之闕焉晉自驪姬之難詛無畜羣公子晉於是乎無公族至成公踐祚而始復之由成公上距驪姬之世所歴者幾君矣先文公而作者如惠如懷蓋不足責也後文公而繼者如襄如靈亦不足責也獨文公名列五覇號稱明君身受春秋賢者之責乃循驪姬之約宗族離析曽不知恤豈可舍此而他責乎況驪姬之難文公嘗親被之矣其所

以顛頓奔走適狄適衛適齊適曹適鄭適楚齒髮老於道路者正坐驪姬之詛也幸而反國正位盍懲創是禍轉思公子公姓散在遠裔多歷歲時豈無駭懼危慄如吾之斬袪者乎豈無空乏餓憊如吾之乞食者乎豈無慢侮陵辱如吾之觀浴者乎以吾身前日之困悴度他人今日之艱勤是宜亟發號令鳩集撫摩以盡惇叙之義顧乃急於功利不暇更革時異事改雖其諸子如樂在陳雍在秦俱未免流離之患再三傳之後始克正之

吾是以為文公恨也天下之弊法固有經千百年而不能廢者矣衛鞅之阡陌也漢武之鹽鐵也張滂之税茗也唐食貨志劉守光之沮兵也是雖知其弊然或掣其前或牽其後未易以朝夕去至若公族之制復何所齟齬哉令出堂陛而法成有司矣文公之猶豫不變果何意也善為文公辭者吾將問之

楚子問鼎宣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

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厎止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一夫而抗強敵一言而排大難此衆人之所喜而識者之所憂也楚為封豕長蛇荐食上國陳師鞠旅觀兵周郊問九鼎之輕重其勢岌岌若岱華嵩岦將覆而未壓王孫滿獨善為說辭引天援神折其狂僭使楚人卷甲

韜戈邊巡自却文昭武穆鐘簴不移漽水維都城闕無改其再造周室之功實在社稷是固衆人之所同喜也夫何憂憂之云者非憂其一時之功也喜在今日而憂在他日也天下之禍不可狃而幸不可恃閔昜大變也國幾亡而祀幾絶王孫滿持辯口以禦之所以楚子退聽者亦幸焉耳周人遂以為强楚之凶燄如是尚畏吾之文告而不敢前異時復有跳梁畿甸者正煩一辯士足矣是狃寇難為常而真以三寸舌為可恃也由東遷

以來周之君臣上恬下熙奄奄略無立志身不見驪戎之釁口不誦板蕩之詩玩於宴安浸以媮惰君子猶意儻遇禍變庶幾儆懼改前之為今三代所傳之大寶鎮鑾夷跋扈乃敢睥睨蕩摇欲以蠻夷汚漫之侈然有改玉改步之意禍變孰大於此使王公卿士怵惕祇畏懷覆亡之虞則后稷公劉之業猶有望也適王孫滿之説偶行其君臣相與高枕遂謂吾舌尚存寇至何畏狃其禍而恃其幸開之者非滿歟自是之後相襲成俗問其

治國則先文華而後德政問其禦寇則先辯說而後甲兵問其撫邪則先酧對而後信義内觀其實日薄日頽外觀其辭日新日巧典册絢麗尚如在成康之間形勢陵遲固已若夏商之季矣下逮戰國吞噬之際猶用滿之餘策虛張九九八十一萬之數以譎齊戰國策左欺右紿自矜得計一旦秦兵東出辯不能屈說不能下緩頰長喙喋無所施稽首歸罪甘為俘虜始知浮語虛辭果有時而不可恃也晚矣哉人有疾病者偶得刀匕之劑

而獲瘳乃憑藉餘劑酣縱跌蕩以自投死地是瘉之於先所以殺之於後也故吾嘗謂王孫滿却楚之功不足償其怠周之罪

左氏博議卷二十四

左氏博議卷二十五

宋 呂祖謙 撰

鄭公子宋公子歸生弑靈公

宣四年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公子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

鄭討幽公之亂

宣十年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

棺而遂其族改葬

幽公謚之曰靈

養生之與養心其同術而異效乎一息之差一吸之誤是其爲病朝作而夕瘳者也養生者兢兢而畏之者非畏是病也畏其相之者也寒止於寒夫何足畏然自是而相之安知其不爲瘵爲痞爲厥爲癖乎熱止於熱夫何足畏然自是而相之安知其不爲躁爲渴爲疽爲瘍乎當其相之雖名醫不能前料其所往養生者其敢不謹其始哉養心亦猶是也喜怒哀樂稍失其正以邪傳

邪轉而相之合散起伏出沒低昂變千態萬莫知所終善養心者所以戒微恐懼閑邪存誠不敢毫釐失正良此故也鄭公子宋見宰夫解黿以指動之驗顧公子歸生而笑是特相與為戲耳戲止於戲不過抵朝儀不肅之罰其為愆也微矣然是心一失其正轉而相之因公子宋之戲而召靈公之戲靈公之戲獨不與食以謬其指動之占宋乃勃然愠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此其心之一變也是心又轉而相之因公子宋之怒而召靈公之怒忿其

傲很將以為大戮宋乃恐懼與公子歸生謀行弒逆為歸生所拒此其心之再變也是心又轉而相之因公子歸生之拒而生公子宋之謀反譖歸生於靈公以脅之歸生果墮其計懼禍之及卒相與共弒靈公此其心之三變也宋與歸生始相與戲豈自意其禍之至此極哉一笑之失誰能免此蓋公卿輿隸人人犯之而官府家庭日日有是也寧知是心三變之後竟陷大逆乎吾不特為往者懼切為來者懼也雖然水流於下而止於高

火傳於爍而止於濕宋也歸生也靈公也三人之中苟有一人者善養其心情性素治則向來惡念必有所止而不能之矣宋與歸生之竊笑靈公苟知君臣不可相與為謔則其禍必止靈公之不與宋食宋苟知區區口腹不足累吾心則其禍亦止宋之染指靈公苟稱罪薄譴不至欲殺之則其禍亦止宋之謀弑歸生苟義形於色亟正其辭則其禍亦止不幸三人者情性俱不治以亂易亂互相激發斯其所以同蹈於大禍也夫豈専一

人之尤邪

楚箴尹克黃不棄君命 宣四年初若敖娶於䢵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馬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為令尹子文其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生曰生

正其義而不謀其利明其道而不計其功此吾儒之本指也 董仲舒傳 自謀利計功之說行雖古人之事峻厲卓絶

表表然出於常情俗慮之外者莫不以是心量之其為
害豈淺淺哉楚之滅若敖氏也箴尹克黄實其族裔適
出使於齊幸而漏網是宜委質諸侯以逃其死策無先
於此者矣伍員在外聞伍奢之囚奔吳而免李廣利在
外聞李氏之獄降胡而生與箴尹之事正相類也箴尹
獨以君命為重明知死地而直赴之非審於義命一視
死生者豈遽能辨此乎謀利計功者猶曰死地乃生地
也若敖既滅歸則死而逃則生人之所共知也犯死以

復君命君必以為輕其死而重吾命殆將赦之以勸事君者是陽以死結君而陰取生之利也吾固知死地之為生地也嗚呼是詭也乃謀利計功者之心也人如箴尹尚可以汝之鼠肝蛙腹斟量之乎箴尹之言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由其言以觀其心明粹端直固可對越在天而無媿使有一毫覬幸之心間之則心聲所發必有不可揜者矣箴尹知有君而不知有已知就義而不知就生雖不免於司敗之戮必以死

得其所為幸固瞑目而無憾也豈預期楚子之宥哉死與不死在箴尹本無加損向若借箴尹一身之死以塞萬世謀利計功者之口身雖没而道則彰矣今適會楚子之寛宥箴尹之心有如白水固不待辨彼紛紛謀利計功之徒以已度箴尹者殆深可憐也吾又嘗深求其故矣楚子之宥箴尹也非嘉其復命也葢思子文之治楚也憫子文之無後也箴尹非子文之後耶雖復命猶將殺之箴尹果子文之後耶雖在國猶將生之是箴尹

之死生繫於為子文後與不為子文後初不繫於復命與不復命也然則箴尹之歸死豈求生之計邪吾故發以折謀利計功者之說

赤狄伐晉圍懷宣六年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

晉敗赤狄滅潞宣十五年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嗜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兹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

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世未有事非而心是者譽共兜者必非信朋跖蹻者必非廉入許史者必非正唇袁劉者必非忠見其事則其心固可不問而知也事非心是理所無有天下亦有事是而心非者乎曰有赤狄伐晉圍懷之際勢方强也晉

侯欲犯其强荀林父欲待其衰林父之策是也亦狄酆舒殺伯姬之際惡已暴也晉大夫欲縱其暴伯宗欲討其罪伯宗之策是也人觀其前莫不非晉侯而是荀林父人觀其後莫不非晉大夫而是伯宗孰知二子策雖是而心則非乎圍懷之役林父堅忍以待其衰非怠也非怯也是固理之正也避卲卜歧雖聖賢亦有所屈信林父何媿焉事雖無愧至於所以設謀者則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嗚呼是誠何心哉酆舒之事伯

宗奮厲欲討其罪非狂也非輕也是亦理之正也征葛
停朡雖聖賢亦有所誅伐伯宗何媿焉事雖無媿至於
所以設謀者則曰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
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嗚呼是誠何心哉聞君子成
人之美矣未聞成人之惡也聞君子懼人之亂矣未聞
懼人之治也今林父則養人之惡惟恐其不盈伯宗則
幸人之亂惟恐其或改處心積慮可謂忍矣此吾所謂
事是而心非者也論者安可信其事而略其心哉人苟

心不在於善凡所遇之事曲固曲也直亦曲也邪固邪

也正亦邪也董仲舒公孫弘同事武帝矣仲舒治春秋

弘亦治春秋世皆內仲舒而外弘何也劉向谷永同事

成帝矣劉向奏諫疏谷永亦奏諫疏世皆右向而左永

何也弘之春秋人之所以蓋道之者心累其書也永之

諫疏人之所以喜攻之者心累其言也井辱稜陵稜陵有辱

井泉貪交廣交廣貪泉有果誰為之累者井邪泉邪人邪

鄭公子曼滿欲為卿宣六年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伯廖告人曰

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之矣閒一歲鄭人殺之

内闇則外求外求則内虚是理也樂内之君子不言而喻慕外之士所當深省而力戒也在易豐之離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户閴其無人三歲不覿凶萬物皆備於我則吾室中之藏豈不夥哉今歉然以其家為不足而屋是豐捨内而求外殆有蔀之者矣使其家不為物所蔀反視内觀洞徹明白必不卑吾道德之尊而外求爵位之尊也必不貧吾禮樂之富而外求貨賄之富也必

不薄吾仁義之味而外求膏粱之味也其所以皇皇求外之豐憂秩不高憂權不專憂勢不隆憂禄不厚者特以其内闇耳内闇日深外求日急激水升陵其淵必涸傾資結客其褚必單吾耳吾目吾股吾肱吾心思吾神氣盡用於外以求其所大欲則其内安得不虛乎將見如腹之枵如壁之立如磬之垂枵然而空無所有矣此所以闚其户闃其無人至於三歲之久猶無所覿也亦嘗聞夫子之繫乎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户闃其無

人自藏也外求之徒所以求非所求望非所望其心浮游猖狂至欲翔於天際者無他焉昏濛蔀塞不見其胷中之天而已矣有能發其蔀而還其胷中之天回翔上下四顧無極安肯近捨吾天而思遠翔於天際乎闚其户閴其無人而釋之以自藏者此微言也人之胷中何所不有大與天地並明與日月俱峻與山嶽齊深與江海埒顧乃闃之而一無所覿向來之藴蓄運用皆安所往是豈他人之所能掩藏乎馳騖浮競以汨其真已有

之而已蔽之自蔵而非有蔵之者也易之戒夫子之繫
反覆切至得非深惘慕外之士將拔之於聲利之塗歟
嗚呼室雖蔀未甞廢也人雖無未甞亡也士也茍斂豐
屋之心久其明於内則徹其蔀而見前日之室矣闚其
户而見前日之人矣内闇除則外求息外求息則内虚
實是特一反掌間耳惜乎士終鮮能自避此爻之凶如
鄭公子曼滿欲為卿者蓋項背相望也王子伯廖舉此
爻以摘其失似中其病然玩其辭意不過取三歲不覿

之語以為曼滿將死之證殆未盡其義故吾本大易之指附著於末

鄭伯敗楚宣九年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於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楚子伐鄭宣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盟於辰陵楚盟辰陵鄭徼事晉宣十一年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於辰陵又徼事於晉楚圍鄭楚敗晉於邲晉侯復荀林父宣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於大宮且巷出車吉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

鄭伯肉袒牽羊以逆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而許之

平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云云至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赤狄伐晉晉殺先縠宣十三年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縠之謂乎

晉示鄭以甆宣十四年夏晉侯伐鄭為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甆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於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為有禮故召之

晉賞荀林父士伯宣十五年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

片言而判者議之易決者也晉楚爭鄭載於史者詳矣是非曲直皆片言而可定也柳棼之勝鄭激楚也潁北之逐晉侵鄭也辰陵之盟鄭負晉也子良之言前智而後愚也圍鄭之役討其罪也哭陴之謫紓其死也皇門之退哀其窮也楚鄭之事小詐而大共也先縠愎也中行弱也會知彼也首知已也厭分惡也書察姦也原屏黨而錡旃賊也先濟之鼓志不定也舟中之指軍無律也敖前之覆備有先也築軍汰而作宮遜也蔿之宥德

掩責也㝅之滅過作非也蒐之整弱示强也曲梁補過
而瓜衍尊言也凡晉楚鄭三國之故無慮數十條皆可
判於一言之下是故稱壯之所厭聞師生之所飫講曾
何足深論乎吾請掇前人之未發者論之晉楚之相遇
也孫叔敖不欲戰而伍參欲戰楚子違叔敖而聽伍參
卒有邲之勝論者必將咎孫叔敖之無謀矣抑不知叔
敖令尹也伍參嬖人也三軍之進退國政之大綱繫焉
令不出於令尹而出於嬖人雖幸一時之勝而一國之

大綱自是而亂矣以一勝而亂一國之綱是以鴻毛易泰山以敝屣易天下豈不甚可惜哉使叔敖之謀果非伍參之謀果是猶不可長況叔敖之謀未必不是乎晉楚不務德而力爭牧師而退免斯民暴骨之患所全者多矣纍俘振凱震威聲而示得意庸人之所誇而慮遠者之所憂也叔敖之謀其可厚非哉吾嘗深繹叔敖之心見其烱然之誠貫日月洞金石而後世莫或知焉叔敖主退者也伍參主戰者也楚子既黜叔敖之謀矣不

忠者居叔敖之地必幸師之敗以實吾謀至於衆人亦將拱手熟視置軍旅之事而不問也及楚子之逐趙旃叔敖亟畫先入奪軍之策車馳卒奔以乗晉師惴惴然惟恐楚之不勝反若主戰之尤者獨何歟蓋當是時叔敖之忠誠奮發惟知有吾君而已已之勝與負不暇恤也參之中與否不暇恤也勝負中否皆不入於胷中獨吾君之是徇嗚呼此真事君者也此萬世為臣之大法也吾惜其叢立錯列於重編沓簡之間世不復異目視

之故出之以與學者共

晉會狄於欑函宣十一年晉郤成子求成於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於晉秋會於欑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已服之民不可過求已馴之寇不可過責流亡之未集也姦宄之未殄也搶攘之未定也爲人上者懔懔乎憂民之未服手朽索而足淵水撫之摩之顧之復之游之泳之如護元氣如保赤子惟恐有一髮之傷至於寓内清

晏怨誹息而謳歌升為人上者遂謂民既服矣何令不從何索不獲既攫其雛又覆其巢既捋其葉又斧其榦民始不勝其求焦然思亂殆求之之過也匈奴之禍何莫由斯平城之弩甘泉之烽嫚書之侮尺牘之倨見匈奴傳猖狂陵縱驅引弓之民南面與漢天子爭為長雄當是時雖欲左右當戶之羣解辮束衽猶或難之況欲屈單于之膝哉逮至渭橋受謁之後敵勢折矣元成哀平接於新莽主昏臣庸徒恃冠之已馴而責之無已阻其朝

焉丏其壤焉制其條焉奪其璽焉彼不堪其責背叛侵掠故態復作是非彼之不馴殆中國虐之而不容其馴也先王之待外域急其悍而緩其馴故外域之困必託命中國以求息肩之地豈若後世為哉悍則奉之馴則責之是長欲其悍而不欲其馴也凡人之情寧為人所奉乎寧為人所責乎人雖至愚其亦知所擇矣利害相形彼安得不以稱兵窺塞為大利奉琛入貢為不祥哉晉郤成子之論其有見於此矣衆狄附晉之始諸大夫

侈然驕溢諱一動之勞乃欲坐而名狄嗚呼諸大夫忘衆狄未附之時乎冐鋒鏑蒙甲胄面夷身創者未嘗絶也其未附則不敢避攻戰之苦其既附則遽欲憚行役之勤何其志之易變邪郤成子獨知馭衆狄之道不可恃其馴而煩其責遂以能勤有繼之説曉譬諸大夫次於攢函以會衆狄屈已而不勞彼終得衆狄之懽心向若從諸大夫之議則衆狄必謂吾附晉屬耳一之日已名我於會庸詎知二之日三之日不名我而征役之乎

庸詎知四之日五之日不名我而剪剥之乎釁亂端兆未必不基於此時也或又曰狄之性陵之則懾柔之則驕諸大夫之名狄其或出於此歟曰陵之則懾柔之則驕固狄之性也晉國欲坐名之乎哉

楚子從申叔時諫復封陳 宣十一年冬楚子為陳夏氏之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

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凡言必有端發端自我則我輕而彼重發端自彼則我重而彼輕臣之事君則無彼我之間亦非屑屑挾輕重之地也然自古善諫其君者未嘗肯自發其端必回翔容與待其君之先發始徐起而收之是豈若戰國策士

狎闔之為哉蓋發之自我而不自君則言者瀆聽者慢吾懼其諫之無力也俯首而告人者百拒而一從仰首而答人者百從而一拒說豈有二哉勢隨地而改心隨聽而移也是故君子將進諫於君必自其發言之端始楚子之縣陳也申叔時既知其非曷為入見而不亟諫哉入見亟諫是叔時自發其端而求楚子之聽也以卑而求尊之聽其聽其否皆付於不可知之中疇能自必乎於是不言縣陳之得計亦不言縣陳之失圖入見不

賀以生楚子之疑以致楚子之詰推問端而使楚子自發之楚子果懐不能已遽詢不賀之由嗚呼楚子之口一啓而操縱予奪之柄已入叔時之掌握矣乃從容進蹊田奪牛之喻立談之間主意開悟而復陳之封用力省而成功速者無他焉蓋楚子渇聞叔時之言而非叔時企望楚子之聽也向使入見之初即進此喻則楚子之聽豈如是之捷哉同是喻也進之於楚子未問之前則如土芥進之於楚子既問之後則如昌鐘毫釐之差

用捨判焉吾是以知善進言者又不若善知時者也抑又有大者焉楚子悔悟將反陳之地又問於叔時使他人承此問必躍然慶欣然賀螽躍鼇抃不知措身之所矣叔時之處此何其甚暇而有餘也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改如是之過成如是之善曾無一毫贊譽之辭質略簡易如家人父子相與語未暨瑣事者則叔時方寸之地豈謭謭者所能窺哉大憂不慄大喜不搖閎量遠度雖委之六尺之孤托之百里之

命殆未足為增損也後世之士豈無愛君憂國之志哉所養不堅為事所動其志先昏其神先沮倉惶喘汗顛倒弁冕奔走而告諸君氣竭語盡而其君纔以嘻笑遇之幸而君意稍回則不勝其喜墮玉失舄君之言方一而奬之者已百君之言方十而奬之者已千淺中狹量驟諫倐喜非特其心易滿適所以驕其君而使之易滿也噫安得如申叔時者與之論事君哉

楚子伐蕭　宣十二年冬楚子伐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

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傅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眢井而拯之若為茅絰哭井則己明日蕭潰

以物為患患之粗以城為守守之下楚師之圍蕭也衣雖寒而三軍之士不寒蕭人之受圍也城未破而還無社之心先破蓋以卒伍之賤而得勞拊於其君固已不啻重蠒純綿之温至於士心內離則雖雉堞天立百倍於蕭之城亦將隨之而潰矣患豈在物而守豈在城邪

世儒習聞此說也遂以謂善言煖於布帛物皆可廢人心險於金湯城皆可隳審如是則武王大廵六師慰藉獎勉政煩泰牧二誓矣而爵之五土之三財之散粟之發胡為汲汲繼之書武成彼周家積德累功夫豈不得人心者而詩雅所載城東方朔方之類果何謂也大抵惠有名有實不可偏勝守有本有末不可獨遺名實相資然後其惠孚本末並用然後其守固楚王之勞拊不待有實而人佩其惠者以其方在塗耳使其居國左府右

庫坐視師人之寒扃鑰而不肯發徒欲以空言恱之堂堂三軍豈可如嬰兒孺子紿之乎蕭人既失心茍又無數仞之城則楚師一呼魚潰鳥散所以猶及明日而陷寛一夕之期者城之功也向使衆心成城與版築之城互相表裏雖如强楚豈能遽摇之哉物固不可恃也輔以誠意則聖人之恵也城固不可恃也輔以人和則聖人之守也君子之論止於中而已矣以誠為輕物為重者固不足責若曰我專任誠而廢物亦非中也以人為

輕城為重者固不足責若曰我專任人而廢城亦非中也君子之論止於中而已矣唐德宗之狩奉天嘗遣人諜賊寒而請袴求而不能得憫然而遣之見本紀士竟為之用蓋哀其窮而感其誠傾憫然之意固踰於五袴之賜矣是人雖未有得袴之實而深體德宗有無袴之實也世謂德宗以名使人吾獨謂德宗以實使人也方德宗雄據都邑之時犒軍少糯遽致涇原之變食糯尚耳況無袴乎當其豐則有食猶足以生亂當其窮則無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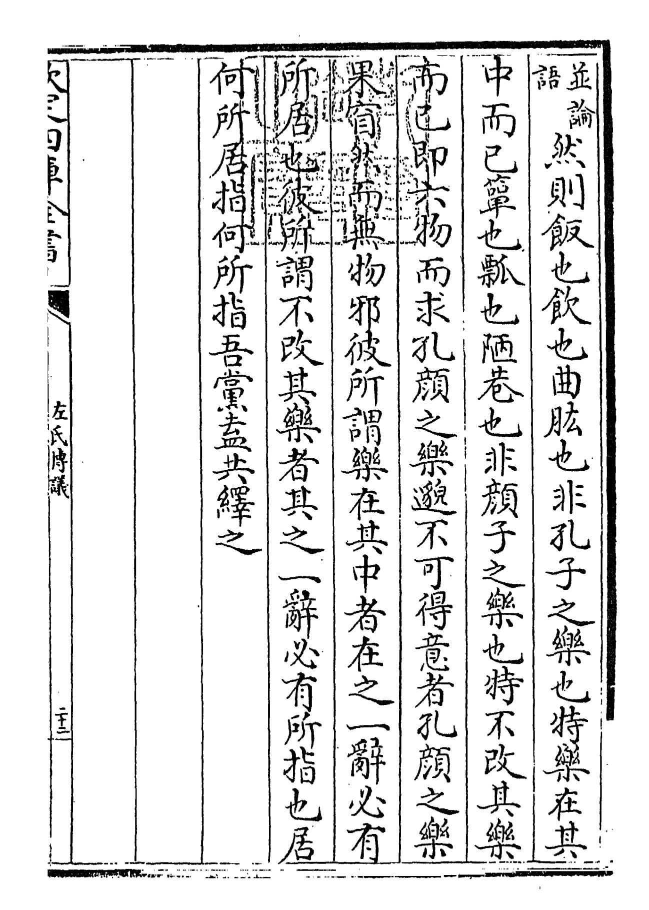
猶足以使人信矣人之不可欺也奉天之難雖渾瑊韓游瓌不二心之臣盡死以扞社稷當梯衝並進君臣相泣之際非前蔡奉天之城則忠臣義士亦何所致力邪吾又知得本果不可忘末也世儒之論可盡信哉昔孔門之論兵食必曰不得已而去未嘗得已而欲去之也論語其亦異於世儒之論矣

公孫歸父言魯樂宣十四年冬公孫歸父會齊侯於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舊國舊都望之悵然遲遲其行者亦聖人去父母國之道也土思者聖愚之所共公孫歸父懷於魯曷以獨為晏氏之所譏曰去國而懷者情之正也儀之琴居北而音南(成九年)舄之吟身楚而聲越(戰國策)是固情之不可解而仁人君子之所許也因去國之悲然後懷在國之樂曷有居其國而知其樂者乎獸在阱則思壙當其走壙未嘗知壙之樂也鳥在籠則思林當其棲林未嘗知林之樂也歸父方居魯而喋喋以魯樂告人自非不安其

常而嗜其利何自而知其樂哉岱之山洙之水五父之衢大庭之庫城闕井邑物產土俗弘而肴焉髫而嬉焉弁而游焉固非驟見而忽聞胡為而誇語於人哉日飯稻粱未嘗以告人一得熊蹯牛心之饌則譽其珍歲衣布帛未嘗以告人一得霧縠文錦之服則譽其美吾是以知歸父之譽魯樂必棄常而嗜利也棄常嗜利乾沒不已雖非晏氏固可指期而俟其亡矣至樂之地人皆有之惟不能有其樂而樂移於物故馳騖而忘反權寵

之樂勃如也詞華之樂驕如也聲色之樂昏如也畋遊之樂蕩如也是皆陋人之所樂君子之所哀哀之者豈預憂其禍之至哉鴟鴞嗜鼠即且甘帶何等臭腐而忻慕耽惑以身償而不悔此固達者之所甚憐也歸父譽魯樂之時固已可悲矣必悲其將亡哉吾嘗聞孔顏之樂矣蓋樂其樂而未嘗倚於一物也請問孔子之樂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請問顏子之樂曰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並論語然則飯也飲也曲肱也非孔子之樂也特樂在其中而已簞也瓢也陋巷也非顔子之樂也特不改其樂而已即外物而求孔顔之樂邈不可得意者孔顔之樂果有然而無物邪彼所謂樂在其中者在之一辭必有所居也彼所謂不改其樂者其之一辭必有所指也居何所居指何所指吾黨盍共繹之

左氏博議卷二十五